

申鋒在黎明前死去

中鋒在黎明前死去

(三幕諷刺劇)

[阿根廷] 奧古斯丁·庫塞尼著

陳軍譯

I 785.35

2

中國戲劇出版社

一九六一年·北京

АГУСТИН КУССАНИ
ЦЕНТР НАПАДЕНИЯ
УМРЕТ НА ЗАРЕ

根据 В. КУЗЬМИЩЕВ 和 О. САВИЧ 的
俄译本 («ИСКУССТВО», МОСКВА,
1957) 译出

中鋒在黎明前死去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书号567 字数52,000 印张2 $\frac{7}{8}$
开本787×1092 耗 $\frac{1}{32}$ 插页2
1961年3月北京第1版
1961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000册 定价(4)0.26元

譯者前記

奧古斯丁·庫塞尼是阿根廷著名的青年作家，今年才三十四歲。他開始文學活動時主要是寫散文，出版過一本短篇小說集和兩部長篇小說。1952年寫了第一個劇本——《達里拉》。

庫塞尼從事戲劇活動並不是偶然的。他很早就對舞台藝術發生了興趣。後來他研究過戲劇創作、戲劇史、舞台表演技巧等等，探討過現代戲劇中的各項問題，並且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些戲劇學校中講授過話劇藝術導論和戲劇創作美學。1954年，獨立者劇院上演了他的劇本《一磅肉》，連續上演達數百場之久，創造了阿根廷戲劇史上的最高記錄，並且被列為保留劇目之一。繼《一磅肉》之後，1955年他又寫了《中鋒在黎明前死去》一劇，在阿根廷首都一家進步劇院——“瑪斯卡”——上演，結果也同他的前一個劇本一樣，獲得了極大的成功。

在這個劇本里，作家通過帶有寓言色彩的情節尖銳地諷刺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丑惡本質，無情地揭露了資產階級貪得無厭的占有欲和資本主義社會中支配一切

的金钱势力。尽管剧中反映的还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的阶级冲突，但是却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资本家的鄙夷，表现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原则的憎恨和这种原则最后必将被摧毁的信心。

足球本来是阿根廷人民所热爱的一种体育运动，但是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里，足球已经变成一种生意。足球一旦变为生意，就完全失去了它的体育本色，因而出现了完全由资本家控制的商业性的组合——所谓“俱乐部”。体育场变为交易所，运动员成为俱乐部之间买卖的对象。运动员和俱乐部掌权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了被剥削者对剥削者的从属关系。

作者采用寓言性的情节和带有象征性的表现手法来揭示剧本的思想主题是十分成功的。剧中有意識的誇張，都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有着象剧中描写的那种荒唐怪癖的魯普斯在阿根廷的现实生活中或许没有，但穷奢极欲、任性胡为的大资本家、工业“巨头”却确实有的是。

“魯普斯”在拉丁語中是“狼”的意思，今天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还在对劳动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掠夺和剥削的吃人恶狼，不正就是他們？

自然，在今天的拉丁美洲公开拍卖人的事表面上或许也不会有，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都商品化的条件下，实质上人是可以当作商品买卖的，类似拍卖人的交

易其实每天都在發生着，只不过采取了比較隱蔽的形式而已。

今天，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的人民还处在現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壘美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那些殘酷剝削人民的本国壟断資本家，实际上就是美国壟断資本的同盟者或代理人。美帝国主义竭力在这些国家中扶植軍事独裁制度，强制推行他們的殖民主义統治的新形式。作者在这个剧本里就明显地表现了反对美国殖民主义政策的思想，并且形象地揭示了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这一真理。請看鬮尼斯出場时的介紹：

……密斯特鬮尼斯的工厂遍布全球，不論在什么地方，如果有了不馴服的个人或者叛乱的人民，需要用絞索去套他們的脖子的时候，密斯特鬮尼斯总是一呼即至的。

按鬮尼斯自己的說法：

……你們法庭宣布了西方民主的一條偉大的原則：沒有一件东西可以背弃它的業主。我們公司宣布了西方民主的另一條原則：沒有一個脖子，除非是有資本的脖子，不需要套一根繩子。

这是美帝国主义正在起国际宪兵的作用，扶植各国反动派鎮压人民，妄圖达到奴役全世界的野心的生动写照。

作者在給本剧俄譯者的信中写道，他有意識地选择了足球運動員作为主角，目的是想指出一个普通人“从毫无社会意識，变成覺醒了的人”的發展道路。別里特兰在他个人的悲劇發生之前，从来不理解，也不想理解

社会的悲剧。但在剧本结尾时，他已经不仅有了觉悟，而且还得出了下面这个重大的结论：必须斗争，联合起来斗争，必须参加到人民的斗争中去。

当前以古巴为先导的拉丁美洲人民奋起了，正在开展如火如荼的反美、反殖民主义，争取独立、民主、自由的坚强斗争。谨以这个剧本的中译本略表对英雄的拉丁美洲人民的敬意，祝他们在斗争中从胜利走向胜利！

陈 军 1960年7月于首都

登場人物

阿里斯基戴斯（卡卓）·別里特兰——璫威尔运动
俱乐部足球中鋒。

多明珈——他的姑母。

卡欽——他的侄兒。

解說員

俱乐部主席

罗得里盖斯——俱乐部秘書。

恩奈西莫·魯普斯——收藏家。

諾拉——芭蕾舞女演員。

汉姆萊特——扮演丹麦王子的演員。

馮·威斯特豪森教授

欽克—匡克——人猿。

流浪者

看守

木工头

木工甲、乙、丙

債主甲、乙、丙、丁、戊、己

放高利貸的老太婆。

捧場者甲、乙、丙、丁、戊、己

新聞記者

攝影記者

法警甲、乙

律師

拍賣人

職員

少年侍衛甲、乙

管家甲、乙

小販甲、乙

女旅行者

首席法官

法官甲、乙

密斯特關尼斯

梅麗——他的妻子。

賴琪兒——他的女兒。

劊子手

木工，捧場者，搬運工，旅行者，觀眾，士兵各若干人，信差一人。

故事發生的地點——拉丁美洲某國。

故事發生的時間——目前。

第一幕

大型街心公园，园内有休息凳、路灯、小径和一片草地。舞台后景是一座监狱的高大的齿形墙。全剧进程中，从紧靠房檐的一个小小的牢房窗口里一直射出灯光。前景有一条坡道，几处平台、通道和空地。幕启时舞台在惨淡的黄色灯光下隐约可辨。

看守一手挥手杖，另一手拿着手电筒，边吹着口哨从右面上。从他的大背包里露出像戏单样的一叠纸。他走到一张带靠背的长椅跟前停住脚步，用手杖敲敲靠背。

看守 喂，你！……老弟！……得啦！起来吧！（用手杖敲椅）醒醒吧！

流浪者（伸伸懒腰，坐起，理头髮。他五十来岁年纪，衣着褴褛，但看来不像乞丐，倒像个潦倒的哲学家。这是一位流浪街头的既看破世情，又多愁善感的空想家。他眨巴一会眼睛，接着揉搓着眼睛，迷迷糊糊地）啊——，是你啊！我作了一个可怕的梦。出了什么事啦，亲爱的看守先生？

看守 不准在这里睡觉。

流浪者 真是新鲜事！我几乎天天在这里过夜！这您是知道的！

看守 上面下来的命令，今天不准有人在这里睡觉。

流浪者 可是现在天还没有亮呢！你干么不让我再稍睡会儿？我两条腿痛极了。您是知道的，白天我到处跑，而且每天都这样……

看守 不，我说过，今天不许在这里睡。我接到一道严厉的命令。（神秘地）这里要举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被邀请出席的都是些要人，我担负现场戒严和……

流浪者 现场戒严？噢！原来如此，我明白了！到底是什么仪式？大清早四点钟就把人从被窝里拖出来，据我看，这个时间是不适合开群众大会的。

看守 我们要等到黎明才举行。你看见那个有灯亮着的窗户吗？

流浪者 一个囚犯还没睡着。监狱里的床位和公园里的凳子你们可不一样看待。

看守 不，问题不在于他睡着睡不着，根本他通宵都不用想睡觉，而且一到黎明，就要把他带到这里来，就带到这个地方。现在想必已经在请他吃特制的早餐了，——每逢这种时候总要请他们吃一顿特制的早餐的，然后就……（作一个绞人的手势。）

流浪者（惊讶地、将信将疑地）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仪式？在这里绞死他？

看守（诵诗般地）愿第一线曙光带给你幸福！（改变声调，打着官腔）由于时间过早我们召集不到许多老百姓，

当然特邀的人一定会来的。要知道光特邀的人数已经不少了。过一会儿木匠就到这儿来安绞刑架，回头我也得忙一阵子。

流浪者 怎么？也让你参加处决吗？

看守 当然囉！我管散发程序单，接待来宾入座，维持会场秩序，看情况的需要作些解释。（指着背包里的一叠程序单）你瞧见了嗎？入口处的参观席都严格地编了号码，不管是长期入场券或是优待券都一概无效。一切都组织得严密极了。没法子……我希望你自己会了解……仅仅就是这一夜，过后这条凳子还像往常一样完全归你使用。

流浪者 多谢你，我的朋友！从你那方面来说你实在替我想得很周到了。不过……我不晓得往后在这个刚刚绞死人的地方我能不能睡得下去。你知道吗，我是个比较容易激动的人。还有，请问要处死一个什么人？

看守 （神秘地）不晓得。

流浪者 你不晓得？

看守 是啊！不晓得。程序单上只写着：“兹判处危险罪犯一名以死刑。”别的什么也没写，这次一切详细情形都严守秘密，依我看，可能是那些要人们要求这样作的。不然，一旦泄露了秘密，就会闹出一场乱子来，说不定又是游行示威，又是闹风潮……那还了得！我听到的唯一的消息，是说他是一个最

危險的罪犯。最多也不過說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歹徒。別的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流浪者 真遺憾。我多麼想知道個底細。處死一個不提名姓的人，還說是依法處死的，這真有點不近人情，不講人道了。倒叫我不由自主地同情起這個犯人来。（轉身要走）唉，好了……反正我也不配參加這類儀式，就給你們那些要人們騰地方吧！（向舞台深處走去，接着沿着監獄牆邊走，走到亮着燈的窗口下時，轉身向看守）喂，看守老兄！世界上原來有比我还难过夜的人呢！（指着窗口。）

看守 別為他操心了！過一會兒他比你可就睡得好多了。（笑。）

流浪者繼續走着。從窗口里丟出一本普通的筆記本，落到他腳前。他撿起本子，發現看守正背向着他，他就打開本子驚奇地翻閱起來。

流浪者（背倚着牆，抑揚頓挫地高聲誦讀）“寫給讀到這個小冊子的人。我被判處了死刑，今天黎明的時候就要被處絞刑了。我寫這本小冊子，是希望過路的行人撿到它後，把我所遭遇的真實情況告訴給人們。”

流浪者停止了朗讀，望一望看守。看守正忙於掃除。從他所在的那個方向傳來還很隱約、模糊的木匠合唱聲。流浪者聳聳肩膀，專心地閱讀起來。

木匠合唱聲（由遠而近，逐漸增強）

你听斧頭在歌唱，

木工伐木又造房。
造起房屋工人住，
歌声嘹亮晝夜忙。

看守 (兴奋异常) 木匠們来了！他們来搭絞架了！(打手势) 这兒来，这兒来！

一群木工由工头率領着，像軍队操演一样，迈着整齐的步伐上。

木工队 你听斧头在歌唱，
木工伐木又造房。
造起房屋工人住，
歌声嘹亮晝夜忙。

木工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在舞台上走着，然后拉开队形，原地踏步。每个木工肩上像士兵扛槍一样，扛着一件木工工具。

看守 (鞠躬施礼) 欢迎！欢迎！

工头 (發口令) 全体木工注意，立定！立正！

木工队像軍队操練一样立刻靜止不动。

看守先生！木工到齐了！我們的任务是在黎明前的时刻用新鮮的木板搭起一座拱門，当作柱廊，讓罪恶的灵魂从柱廊下面逕直走向阴世的大河——斯迪克斯河的渺茫的彼岸……

流浪者抬起眼睛，惊讶地望着，接着又繼續閱讀。

……讓他到加戴斯罪神的淒凉的住所，去和那些被判罪刑永世不得超渡的可咒詛的幽灵一起，永远无

声无息地徘徊。(向木工們示意。)

木工队 你听斧头在歌唱！你听斧头在歌唱！

工头 立正！半面向左轉！齐步走！开始！

木工队排成單行，走成圓圈，高高举起自己的工具，接着合着严整的节奏轉圈而行，一会儿弯腰，一会儿挺胸，突然在空中掬一下鉋、鋸、凿、斧，儼如跳野人舞。在这环舞所形成的圓圈中，像地震时山峰突起一样，已經制好的絞架慢慢地、魔术般地 矗立了起来。直到絞架慢慢升到适当的高度为止，木工队一直在迈着整齐的步伐以千篇一律的动作轉着圈走，同时扯着嘶啞的嗓子唱着一种像典礼曲似的歌曲：

鏈头凿子叮咣响，
鋸成板材又鉋光。
戴月披星把工上，
建筑要趁好时光。

圓圈舞以原来的节奏进行着，合唱一直到絞架升起以后才停止。

工头 工作干完了。这是多么出色的活兒呀！啊，純潔无邪的絞架，同时又是杀人的絞架。我向你致敬！

(發口令)全体木工，立定！稍息！解散！

木工們解散，擦着汗。

木工甲 哎呀，我們总算干完啦！

木工乙 可是，你瞧，多么漂亮、多么端庄、輕俏呀……

木工丙 你倒是看着什么东西都喜欢！

木工乙 可不是么！每逢釘起一張床来，我就想在上面

躺會兒，每逢釘起一張桌子，就想坐在它旁邊吃點東西……

木工丙 那麼這一次你該想……（作挨絞刑的手勢。）

工頭 喂，珂爾金納，你是這個區的人嗎？

木工甲 是呀！我就在這座監獄的鄰近出生和長大的。

木工乙 在監獄鄰近？你怎麼預先不告訴我們！

木工甲 為什麼？既然是和監獄鄰近，而並不是住在牢房裡面，那就沒關係！

工頭 你們別扯淡啦……珂爾金納，你既然是此地長大的，那你准知道，在這個時候哪裡有像樣的飯館還在營業。

看守 如果您不嫌棄，我這裡還有點兒麵包和干酪，但是……我不知道請你們吃是否合適。你們都是些怪人……

木工們笑。

工頭 我們是些怪人？

看守 是呀！你們說的話誰也不懂，什麼“黎明前的時刻”啦……“渺茫的彼岸”啦……還有什麼神……什麼河……

工頭 不——……我們只在工作的時候才這樣說。這是職業行話，如果你願意的話也可以叫它技術用語。由於勞動分工的關係，各行各業的專家，像我們跟你一樣，互相不能了解。現在我們和所有的人一樣，餓了，想吃點東西。（親昵地）想跟我們一道去

嗎？看守先生閣下！

看守 我不曉得來得及嗎……黎明時就要執行處決了。

木工丙 還早着呢。

木工乙 冬天，亮得遲些。

看守（猶豫不決，看看專心閱讀的流浪者）這是我的房客。

（向流浪者）喂，朋友，你願意跟我們一起去嗎？

流浪者 不，謝謝吧！現在不行，我要把它讀完。（揚一揚筆記本。）

看守（指着絞架）你給注意注意這個東西好嗎？

流浪者 你放心好了，沒有人會占這幢房子。

工頭 那好，走吧！注意聽着，我問，你們答！樹木需要灌溉，木工呢？

木工隊 木工也需要灌溉。

工頭 但是樹木需要灌水，木匠……

木工隊 必須喝個醉。（唱）

星期六，啊，星期六，

我們把工收。

不求迎新娘，

但願喝個夠。

星期六啊，星期六，

以酒解千愁。

可別怪我們，

老嫌喝不夠。

除流浪者外全下。